

俄乌冲突局势下中东和非洲的粮食安全问题:特征、影响和治理路径

李董林¹ 李春顶^{1*} 蔡礼辉²

(1. 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3;

2.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重庆 400041)

摘要 为探索俄乌冲突背景之下的粮食安全危机问题,基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粮食市场的供需情况和价格数据,以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安全危机为案例进行探究。结果表明:俄乌冲突引发本轮粮食危机,导致粮食、能源和化肥等相关产品供需失衡,价格全面上涨,并呈现危害程度极大、驱动因素不同以往和现实启示作用明显增强等突出特征;本轮粮食安全危机加剧了区域内的农业资源毁灭性开发,同时由点到面扩散产生连锁反应,并导致外部势力加速向中东和非洲渗透,严重冲击了中东和非洲的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对全球粮食供应链和农业贸易及投资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研究认为:中东和非洲地区要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和粮食自给能力来增强抗风险能力,加大对外部资源和技术的多元化运用以提升粮食危机应对能力,同时要重视发挥国际组织的协调作用以缓解粮食安全压力及扩散形成的外部不稳定压力,并提升人口规模和人口质量的综合治理水平,从长远思维来解决粮食安全难题。此外,中国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践行者,要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作用,参与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安全治理,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关键词 俄乌冲突; 中东和非洲; 粮食安全; 特征; 影响; 治理路径

中图分类号 F312

文章编号 1007-4333(2022)12-0015-13

文献标志码 A

Food security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under the context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Characteristics, implications and governance paths

LI Donglin¹, LI Chunding^{1*}, CAI Lihui²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2. Chongqing Municipal Party School, Chongqing 400041, 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food security crisis in the context of the Russian-Ukrainian conflict, this study takes the food security issu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as a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food market's supply, demand, and price data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Russian-Ukrainian conflic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ussian-Ukrainian conflict triggered this round of food crises, resulting in an imbalance between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food, energy and fertilizers, and other related products, with prices rising across the board. The current round of food security crisis has exacerbated the region's destructiv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spread from point to area, resulting in a chain reaction and accelerated penetration of external forces into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which severely impacted the social st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of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and profoundly affected the global food supply chain, agricultural trade, and investment patterns. The research believes that: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should improve the level of farm production and food self-sufficiency to enhance the ability to resist risks, increase the diversified use of external resources and technologies to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respond to

收稿日期: 2022-09-1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ZD119);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22 NDQN30)

第一作者: 李董林, 博士研究生, E-mail: ldlin@cau.edu.cn

通讯作者: 李春顶, 教授, 主要从事农产品贸易与农业国际化研究, E-mail: lichd@cau.edu.cn

food crises. At the same time,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ordination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o alleviate the pressure of food security and external instability caused by proliferation,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level of population size and population quality, and solve food security problems from a long-term perspective. In addition, as a practitioner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China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rol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articipate in food security governanc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and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Keywords Russia-Ukraine conflict;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food security; characteristics; impact; governance paths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悠悠万事,粮安天下。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筑牢粮食安全的“护城河”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和主权独立的基本保障,维护粮食安全成为实现其他安全的重要前提。粮食安全作为与普通民众现实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安全问题,受到广泛而持续的关注,也是最容易聚集社会性情绪,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和产生冲突的问题,直接决定着一个地区的长期稳定繁荣局面。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任何时候粮食安全和生存问题都是能够成为推动社会变革和政治更迭的关键性因素。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将“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可持续农业”作为关系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17个战略目标之一,位列所有目标的第二位,粮食安全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世界各国也都将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作为国家重要发展战略,粮食安全问题已经由传统安全观上的边缘问题上升为人类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关注粮食安全危机问题是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中东和非洲地区作为全球粮食安全危机最为严峻的地区之一,历来广受关注,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推动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走向深渊,而俄乌冲突进一步将地区性的粮食危机推升为全球性的恐慌,因此开展对中东和非洲地区粮食安全危机问题及其治理路径的相关研究是应对粮食安全危机,推动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现实要求。

1 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1.1 问题提出

2022年2月份爆发的俄乌武装冲突由地区冲突快速演变扩散为一场全球性的危机,全球贸易格局、供应链安全、能源体系安全、通货膨胀等发展难题刺激着整个世界的神经,其中粮食安全危机影响最为广泛深刻^[2-4]。《2021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

况》^[5]报告估计,2020年全球有7.20亿至8.11亿人口面临饥饿,相当于全球人口的约1/10,与2019年相比增加了至少7000万人。俄乌冲突导致全球面临饥饿的人口规模进一步增加,世界粮食计划署(WFP)报告显示俄乌冲突将导致至少有1.25亿人口难以获得来自WFP的粮食援助,这意味着自新冠疫情以来,全球粮食危机进一步扩张^[6]。长期以来,中东和非洲地区粮食自给能力严重不足,外部进口供应高度依赖俄乌市场,尤其是小麦等主要口粮。数据显示,中东和非洲地区至少有30个国家超过90%的人口高度依赖俄乌粮食市场,例如埃及、黎巴嫩、利比亚、突尼斯、也门等国家对俄乌粮食市场的依赖程度分别达到70%、75%、60%、40%和45%,其中来自俄乌市场的小麦就占据了中东和非洲大多数国家一半以上的供给份额,譬如埃及的小麦进口60%来自俄罗斯,25%来自乌克兰,黎巴嫩自俄罗斯和乌克兰市场的小麦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就分别达到15%和61%(表1)。这也导致俄乌冲突率先对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安全造成冲击,尤其是经济结构单一、发展水平较低、资源开采能力不足的国家正面临着严重的粮食短缺,部分国家甚至已经宣布断供或接近断供。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2018—2020年,非洲从俄乌市场进口的小麦价值超过51亿美元,占整个非洲地区小麦进口总额的44%,若将其他谷物、油脂类农产品进口计算进来,则该比例将更大。俄乌冲突导致中东和非洲地区绝大部分国家出现粮食短缺,埃及、黎巴嫩、突尼斯等国家已经出现严重的排队抢粮现象,尽管相关国家通过限制购买量和增加市场投放等措施来缓解恐慌情绪,但经历过多次粮食危机风波的民众并未停止抢购囤粮行动。同时,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国际市场粮油价格普涨,多类农产品的期现货价格达到历史新高点,例如芝加哥期货市场数据显示冲突爆发后,小麦、玉米、食用油等农产品价格全面上涨,尤其是俄乌市场供给占据重要地位的产品价格涨幅最为突出,数

据显示 2—4 月份埃及国内一袋面粉价格上涨就超过 30%，5 月份南非民众粮食采购支出同比上涨达 11.40%。而包括美国、英国等历来粮食供给充沛的国家也采取措施放松部分农产品进口限制，扩大进口

规模，并采取出口管制措施捂紧粮袋子^[7-8]。包括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以色列、埃及、南非等在内的国家也开始转移进口方向，向美洲、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地区寻求新的进口渠道以弥补俄乌市场断供形成的空缺。

表 1 中东和非洲部分国家对俄乌粮食市场的依赖度(小麦)

Table 1 Dependence of some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on the Russian and Ukrainian grain market (wheat)

国家 Country	对俄罗斯市场依赖度 Degree of dependence on Russia	对乌克兰市场依赖度 Degree of dependence on Ukraine
埃及 Egypt	60	25
苏丹 Sudan	70	5
刚果(金)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52	17
塞内加尔 Senegal	49	16
坦桑尼亚 Tanzania	61	2
刚果(布) Republic of the Congo	61	—
黎巴嫩 Lebanon	15	61
马达加斯加 Madagascar	50	25
贝宁 Benin	68	—
利比亚 Libya	21	40
利比里亚 Liberia	59	—
卢旺达 Rwanda	58	—
毛里塔尼亚 Mauritania	10	40

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

Note: Data source: FAO database of the United Nations.

此外，俄乌冲突导致了能源和化肥价格攀升并推动农业生产成本上涨。油气能源是化肥生产的关键原材料，俄乌冲突推高全球能源价格引起化肥价格快速攀升并出现供给短缺，高企的化肥价格转化为农业生产成本并带动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多米洛骨牌”效应凸显。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化肥出口国，依托矿产资源和油气能源优势，其氮、钾、磷三大类化肥供应规模分别居于世界前 3 位，仅 2020 年就出口了约 76 亿美元的化肥，其中美国、巴西、阿根廷、欧盟等重要粮食产区都高度依赖俄罗斯及白俄罗斯市场的化肥供给。俄乌冲突导致化肥出口规模持续缩减，3 月份俄罗斯方面一度暂停了化肥出口，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化肥市场的供给紧张局面。数据显示，俄乌冲突爆发至 4 月底，绿色市场北美化肥价格指数(跟踪尿素、钾肥和磷酸二铵的价格变化)飙升了 42%，相较于疫情前上涨超过 260%。俄乌冲突局势下能源和化肥价格的飙升推高农业生产成本，

成为刺激全球粮食安全危机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区域性发展问题，而是牵动全球市场情绪和走势的焦点议题。因此本研究重点开展俄乌冲突局势下的粮食安全问题分析，并聚焦粮食安全最为突出的中东和非洲地区。

1.2 文献综述

粮食安全问题是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发展难题，纵观人类历史上的历次粮食安全危机，无一例外都引起重大的社会变革，因此粮食安全历来是热点问题，尤其是关于粮食安全危机的主要特征、现实影响、治理手段等问题的分析最为集中。具体而言，相关研究大体可分为以下 3 类：

第一，粮食安全问题的特征及其对地区发展的影响研究，相关研究基于不同国家视角出发分析了区域粮食安全问题的差异及其对区域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此轮粮食安全危机是地缘政治对抗引发的

地缘经济问题,具有复合型、关联性、高敏感性、高脆弱性和持续性等典型特征。粮食安全内涵界定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有学者认为数量安全是粮食安全的关键^[9-10],也有研究指出营养健康和粮食质量、粮食品类多样性是粮食安全的新内涵^[7],同时也有学者提出粮食安全要重视食品价值链安全和粮食贸易安全,要兼顾粮食安全与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要重视综合性的产业安全^[11]。总结来看,粮食安全危机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呈现阶段化特征。例如,城镇化初期,低质量城镇化导致耕地资源加速流失,农业用水污染扩大化,粮食需求大幅增长,同时城市贫困人口因缺乏稳定收入来源而导致获取粮食的能力和抗外部风险能力弱化,社会粮食供需失衡矛盾加剧导致粮食安全危机^[12-13]。包括投机性金融资本涌入粮食市场而形成粮食金融化现象^[14],囤货居奇恶意推高粮食市场价格^[15],也会引起粮食市场价格的异常波动和粮食危机^[16-19]。此外,政治局势的动荡、地区军事冲突等政变和内乱也是导致粮食安全危机长期得不到根本性解决的重要原因^[20-21]。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变化,农业生产方式^[22]、地区农业基础条件^[23]、粮食消费和能源消费结构^[24-25]、产业结构倾斜^[26-27]等也成为引起粮食安全危机的重要因素。

第二,粮食安全问题的外溢效应。粮食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其影响不局限于一国一域或某一产业,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极端灾情、国际动荡等因素叠加作用下,呈现典型的跨地区、跨行业特征,其影响从价格和供需层面向政治博弈、武装冲突、贸易限制等形式演化。例如,徐振伟^[28]以埃及为例分析指出中东北非国家的粮食安全具有复杂的社会影响,导致价格上涨和经济危机的同时也引起国际社会动荡,并一度引发社会政治变革。受自然条件限制和政治局势等因素影响,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具有明显的集中连片和脆弱性特征,中东和非洲局部的粮食安全问题往往能快速扩散蔓延至整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并引起市场情绪波动^[29]。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问题在对地区经济和政治产生深刻影响的同时,也形成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影响,一些西方国家在援助区域农业生产和协助解决粮食安全的同时,积极推动自身在区域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影响力,例如粮食外交^[30]、在非洲地区开展的“新圈地运动”^[31-32]等都是中东和非洲地区粮食安全问题在国际社会引发的连锁反应。

第三,粮食安全问题的应对思路及治理路径研究。从全球视角来看,解决粮食安全问题需要处理公平性问题、保护主义、协调机制、粮食贸易规则等诸多难题^[33]。聚焦中东和非洲地区来看,解决中东地区的粮食安全需要从“量”和“质”两个维度加强人口治理,并以经济多元化和财富分配合理化,以及增加储备和减少损失层面增强经济与农业治理等路径来解决中东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同时必须要认识到关于中东和非洲地区农业安全问题的治理是一项系统性持续性工程,需要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和战略思维,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发展对象制定针对性的策略^[34]。此外,也有学者从中国与中东和非洲地区深化农业合作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在解决两地区粮食安全问题中的积极作用,例如“一带一路”发展契机^[35]、农业援助和农业对外投资、多双边自贸区建设和中非合作论坛^[36-37]等路径都是解决中东和非洲地区粮食安全问题的潜在思路。

综上,关于粮食安全问题的特征、影响及治理路径的研究一直是热点问题,相关研究从内外原因和典型特征、影响及应对之策等多个视角分析了粮食安全危机问题,但在俄乌冲突这一突发性重大事件引发全球粮食安全危机的新形势下,对应的研究还偏少,因此本研究根据当前粮食安全危机的新局势,聚焦遭受粮食安全危机最严重的中东和非洲地区,分析俄乌冲突引发的粮食安全危机的新特征、传导机制和影响等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策略解决区域粮食安全问题,以期为中国粮食安全战略提供相应的思路。

2 俄乌冲突下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安全危机新特征及传导机制

俄乌冲突下全球粮食危机传递速度快、影响范围广、影响程度深,而中东和非洲作为高度依赖俄乌粮食市场的地区,粮食安全问题的敏感性、脆弱性和持续性等特征尤为突出,俄乌冲突导致粮食供给侧剧变并牵动整个中东和非洲地区产生连锁反应,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遭受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第一,粮食危机程度达到历史新高:粮食价格普涨和粮食供给严重短缺造成社会性恐慌,构成影响地区稳定的障碍因素。俄乌两国在中东和非洲地区大部分国家的粮食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联合国

贸发会议数据显示至少有25个非洲国家1/3以上的小麦高度依赖俄乌进口，俄乌粮食市场的生产和出口情况就是中东和非洲地区粮食安全的晴雨表。俄乌冲突严重冲击了国际主粮和植物油市场，导致全球性粮食价格上涨，全球粮食商品价格在2022年3月份大幅跃升至历史最高水平，在1990年以来历史最高位上进一步环比攀升12.60%，3月指数水平在2021年同期水平上增长了33.60个百分点。2022年1—4月上旬，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期货价格涨幅一度超过70%，创下2008年3月以来的新高；玉米、大豆期货价格分别上涨30%、25%，分别达到2013和2012年以来的历史最高位。价格的大幅上涨直接导致中东和非洲地区粮食市场供需矛盾恶化，除土耳其等极少数粮食自给能力较高和国民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外，俄乌冲突爆发后抢粮风潮席卷了中东和非洲大部分地区的消费市场，埃及、突尼斯、黎巴嫩等非洲多国频繁报道国内市场民众排队抢购粮食，粮价上涨和粮食断供恐慌情绪已经由区域快速蔓延开并影响全球消费情绪。同时，俄乌市场供给量大的谷物类粮食作物价格上涨产生横向传导作用，带动大米、大豆等大宗农产品价格联动上涨，整体推高了全球粮食市场价格，加剧了粮食危机压力。尽管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9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已经实现六连跌，但仍高于全球同期水平，并且分析指出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价格水平仍要明显高于全球水平，其中非洲地区尤为突出。

粮食作为重要的生产生活物资，在中东和非洲地区的战略意义尤为突出，俄乌冲突加剧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危机的同时，也扩散传导造成了地区军政矛盾、民族主义、恐怖主义等传统安全危机上升。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小麦、面包等基本生存口粮的供应紧张和价格的持续上涨激起社会底层民众的强烈不满，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社会动荡。在中东和非洲地区，粮食长期被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商品而被运用于党派斗争、军事斗争等各环节，例如埃及、突尼斯等国家就因饥饿和粮食分配问题而爆发过不同程度的游行、武装冲突和社会斗争，并一度因此改变国内政治局势。在粮食危机的持续影响下，中东和非洲地区许多国家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持续增加，要求解决饥饿问题的情绪和行为持续升级，同时在炒作资本、武装力量和黑恶集团等势力的裹挟下，为获取粮食而发生的犯罪和武装冲突事件激

增。聚集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已经成为影响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并进一步传导造成农业生产环境恶化，形成“饥饿问题引发斗争和冲突—社会不稳定—农业生产环境恶化—更深层次粮食危机”的恶性循环。

第二，粮食危机驱动因素不同以往：持续性的断供、粮价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导致危机扩散。小麦、大麦等谷物类粮食是中东和非洲地区国家最为重要的口粮，谷物类粮食供给的稳定性直接决定了中东和非洲地区粮食安全和政治稳定的临界点，俄乌冲突爆发后多个以小麦为主粮的国家面临口粮断供，尽管各国纷纷建立替代性进口供应链，但短期内仍难以有效缓解危机压力。俄乌冲突爆发前，俄乌两国每年提供全球市场约1/3的谷物，全球至少有50个国家和地区三成甚至更大比例的小麦依赖俄乌市场供给，其中中东和非洲地区对俄乌市场的谷物进口依赖甚至普遍超过50%。俄乌冲突导致乌克兰黑海沿岸的主要航运港口和陆上交通陷于瘫痪，有限的运力被分配到军事保障、国内保障等环节，依靠铁路和公路的运输量远不及港口吞吐量，粮食出口断崖式下滑。俄罗斯方面尽管出口通道仍保持开放，但经济制裁和俄罗斯出口禁令导致粮食出口形势也并不乐观。俄乌粮食出口规模大幅下滑叠加出口成本高涨，导致中东和非洲地区短期内即面临粮食断供危机。另一方面，俄乌冲突导致乌克兰境内大面积农田撂荒，尤其是乌克兰东部地区的高产黑土地和大面积的平原农田面临暂时性的荒废，且复产时间难以确定。据乌克兰农业部预测，由于主要战斗区域与粮食主产区高度重合，加之春季播种面临肥料、人力、农机和燃油短缺等困难，2022年3—5月份乌克兰的春播面积比往年缩减至少30%，其中春大麦播种同比下降31%，玉米播种同比下降14%，预估2022年乌克兰小麦产量将大幅下滑至1950万t，较上年度产量3300万t大幅缩减41%，其中收获面积同比大幅下滑29%左右，同时预计玉米收获面积也将同比下滑超18%，产量同比降幅预计达到29%，出口则下滑49%左右。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2023年粮食播种也将继续受到影响，预计2022年冬小麦（2023年收获）种植面积将同比下降20%。此外，冲突导致能源和化肥价格上涨也是此轮粮食危机的重要驱动因素，前文已详细阐述，不再赘述。

面对严峻的粮食危机局面，埃及、土耳其、以色列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定市场供给，控制价

格上涨幅度,帮助民众应对快速上涨的粮食价格,并积极寻找新的粮食供应合作伙伴,但全球总体趋紧的粮食供应局面难以快速充分满足突增的转移性需求,反而加剧了粮油价格上涨速度。由于短期内难以建立新的粮油供应链条,以及部分经济发展水平偏低和财政收入规模较小的国家难以承受替代性进口渠道的成本压力,整个中东和非洲地区将面临异常严峻的粮食危机考验。少数石油大国则因能源价格大涨而获益,因此能相对从容的应对粮价上涨压力,并凭借对能源的掌控而在国际贸易合作中把握更多主动权,能相对更快的建立新的粮食供应渠道。

第三,粮食危机的现实启示作用增强:粮食安全治理在中东和非洲地区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定位进一步攀升,但地区实现粮食独立的道路面临新的发展障碍。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东和非洲地区大多数国家都在政府发展计划或实际的农业管理过程中将粮食本地化生产作为重点发展问题。目前中东和非洲地区大多数国家发展本地粮食生产的策略主要停留在粮食供给、粮食获取和粮食使用3个层面,其中粮食供给主要是通过对粮食生产和供给情况,包括生产、库存、进口等进行管理,提高粮食供给的保障能力;粮食获取主要指在购买力、价格、市场、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下功夫,该类策略在中东地区有一定的效果,但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国家中,粮食获取的相关政策难以发挥其真实效果;粮食使用则主要是体现在经济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中,具体包括营养、食品安全、清洁水等。俄乌冲突绷紧了中东和非洲地区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神经,埃及、南非、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和非洲地区主要国家都将粮食安全问题上升到新的战略高度,而更多的国家也将解决国内的饥荒和扩大粮食生产规模作为重要发展任务。

中东和非洲地区的大多数国家一直都在尝试通过多种途径实现粮食供应独立自主,例如尼日利亚、马达加斯加就大规模引进中国的超级杂交稻,以色列大力推进滴灌技术、温室大棚技术等现代化农业手段,埃及开展农业技术创新和农业政策扶持,但目前仍仅有土耳其、马达加斯加、喀麦隆、乍得、尼日尔等少数国家能依靠农业技术创新和相对特殊的粮食消费结构而实现较高水平的粮食自给,中东和非洲地区大多数国家仍主要依靠进口粮食解决国内市场消费需求。近年来在外部资金、技术和人力支援下,中东和非洲地区部分国家的粮食生产情况有一定好

转,但种子、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等关键性的农业生产资源和设备仍高度依赖进口,粮食生产的独立自主之路并不顺畅,俄乌冲突导致来自俄乌市场的化肥断供,中东和非洲地区国家粮食生产面临成本攀升和产量缩减双重压力,进一步加剧了粮食安全危机程度。尽管尼日利亚等个别国家已经在化肥等领域进行了大规模投资,但受能源、资金等关键投入要素短缺限制,短期内仍难以实现规模量产满足需求,粮食生产成本增加的总体趋势在关键性农业生产资料供给稳定前仍将持续。

第四,粮食危机的传导呈现多样化特征:俄乌冲突引爆的粮食危机形成多渠道、多层面、多领域的扩散性冲击。此轮俄乌冲突引爆的粮食安全危机在危害程度和波及范围上都不同以往。在危害程度上,以往由于极端天气、病虫害等导致粮食减产造成粮食安全问题,能够在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周期内得到恢复,但此次俄乌军事冲突破坏性大、持续时间长且不确定性大,对粮食生产、收储、运输各环节造成了巨大冲击,同时对化肥、能源等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源供应造成重大影响,因此导致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安全危机将在较长时期内持续,且面临的危机压力短期内得不到有效缓解。在波及范围上,中东和非洲地区90%以上的国家都高度依赖俄乌市场的进口粮食,同时也对俄乌市场的化肥等农用物资具有较高的依赖性。因此,俄乌冲突除了切断中东和非洲地区长期赖以生存的进口通道外,还影响了农业生产和粮食自给的发展进程。此外,俄乌冲突牵动全球粮食市场情绪并引起国际市场价格整体攀升,反向增加了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进口成本,在全球普遍采取扩大进口、收缩出口的背景下,中东和非洲地区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争夺有限的粮食资源,更大规模的资金花费至粮食采购领域将严重制约区域内的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而言,俄乌冲突从切断粮食进口、抬升粮食进口成本、阻碍生产自给等多个维度冲击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安全,并最终向区域内的政治、军事、民族冲突等领域蔓延,在传导链条长度和作用力度上都前所未有。

3 俄乌冲突激化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安全危机

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有其特殊的历史根源性,是多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俄乌冲突加剧了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复杂

性，这是此次粮食危机全面爆发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俄乌冲突对外部市场的变动起到“催化剂”作用，外部粮食市场环境的恶化扩散至中东和非洲地区并产生连锁反应，激化长期存在的粮食安全危机。

3.1 俄乌冲突是中东和非洲地区本轮粮食危机的“导火索”

俄乌冲突导致粮油及化肥的生产和供应链断裂，并产生全球性连锁反应。粮油生产和供给层面，俄乌冲突直接导致可预期的粮食产量大幅下滑，导致乌克兰粮食出口链条被切断，乌克兰农业部数据显示2022年3—4月份其粮食出口规模仅战前的1/4左右。虽然俄罗斯方面粮油生产并未受影响，但其出口受西方国家制裁而直线下滑，且随着粮食价格的不断攀升，其当前的出口量或将进一步下滑。化肥生产和供给层面，乌克兰境内化肥生产大量停产，同时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方面受西方经济制裁而下调了化肥生产规模，将资源调度到其他生产环节，直接影响了全球化肥产量，推高了国际市场的化肥价格，推高了粮食生产成本，间接影响了全球粮食生产效率和预期产量，尤其是中东、非洲地区经济落后国家和化肥进口依赖度偏高的地区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粮油和化肥生产规模缩减，粮油出口量锐减、可预期产量下滑、全球粮食播种受影响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推高全球粮食期现货价格，导致中东和非洲地区粮食危机的全面爆发，并在全球性通胀压力和蝗虫、水旱等自然灾害的共同作用下，粮食恐慌情绪被放大形成全球性负面情绪。

3.2 俄乌冲突加剧中东和非洲地区内部的农业资源破坏性开发

俄乌冲突爆发后区域内各国均采取了积极措施扩大粮食生产规模，但除以色列、土耳其、南非等极少数国家外，普遍受资金投入不足、管理水平和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农业生产基础条件长期落后、以及长期战乱等因素制约，农业生产和农用资源开发利用水平整体落后。区域内各国为应对俄乌冲突引爆的粮食安全危机而被迫进行大规模低水平的农业生产和农业资源开发，短期内或将有助于适度缓解区域粮食供给压力。但人均耕地面积不足、耕地土壤贫瘠、农业水资源短缺等现象是中东和非洲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农业生产资源要素的基本特征，仅有少部分国家拥有相对适宜的农业生产环境和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因此长期来看在缺乏技术支持和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低质量的农业资源开发是破坏

性且不可持续的。不合理的农业生产模式必然导致土地肥力退化、水土流失、土壤沙化、水资源污染等现象更加突出，同时高温干旱天气导致农业水资源严重不足，加之储水灌溉设施缺乏，加剧了农业资源的毁灭性破坏。农业生产基础条件的缺陷导致中东和非洲地区许多国家在农业生产发展水平落后的情况下粗放型生产，地区粮食安全问题的脆弱性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充分暴露并产生严重后果。

3.3 俄乌冲突放大区域粮食安全危机并产生连锁反应

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不同的是，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安全危机在俄乌冲突局势下具有明显的放大效应，其关键原因主要体现在3方面：一是俄乌市场的粮食供给在中东和非洲地区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俄乌粮食市场的轻微变化都能够产生“蝴蝶效应”并波及整个中东和非洲地区；二是中东和非洲地区本身的农业发展水平和粮食生产及自给能力无法应对外部的突发性市场环境变化，外部市场粮食供应断崖式下滑直接冲击了地区的发展稳定性；三是中东和非洲地区长期存在的低质量城镇化问题、军政冲突矛盾和社会经济结构失衡矛盾在俄乌冲突刺激下聚集性爆发，形成“俄乌冲突—粮食安全危机—地区发展危机”的连锁传导。中东和非洲地区的低质量城镇化具体表现为：在丰富的出口型资源支撑下间接形成了大批小规模、低层次、低效率的服务产业，粗放型资源开采和低质量城镇化导致土地沙化、水资源污染、农业生产技术更新能力不足等问题，最终制约了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能力。此外，俄乌冲突下粮食作为战略资源的地位在中东和非洲地区尤为明显，长期存在的军政冲突、内乱和严重腐败等问题在粮食危机之下格外突出，各利益集团通过掌握粮食等战略物资而搅动地区的政治博弈、民族势力斗争和军事冲突，混乱局面导致地区农业生产环境的极度不稳定和农业产业政策的不稳定，部分地区当局为达到快速稳定区域政治局面，侧重于资源出口创汇而忽略农业生产，导致农业发展缺乏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缺乏长期可持续的稳定环境和产业规划，制约了粮食安全治理策略的实施。为稳定地区发展局势，解决粮食安全危机引发的社会动荡，部分地区依靠资源消耗维持社会稳定成为见效最快、短期效果最好的发展策略，由此形成了“资源消耗型产业为主、配套服务行业为辅、农业发展严重不足”的国民经济结构，最终陷入了“粮食危机（贫困）—资源毁灭性开采—不稳定因素出现—加速资源开采”

的恶性循环中,粮食安全问题难以得到足够重视和有效的治理。

3.4 俄乌冲突加速外部势力对区域农业发展渗透

基于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and 实现其他战略目的,中东和非洲地区部分国家以主动或被动姿态接受外部势力渗透。一方面,部分中东和非洲地区国家主动引入外部资金和技术推动农业发展以期解决粮食问题,通过以资源换发展、以开放换开发等模式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另一方面,欧美发达国家借机开始寻求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的势力培植和市场扩张,尤其是在中东和非洲地区布局粮食供给渠道和粮食生产投资,部分粮食出口大国抓住俄乌冲突爆发后俄乌粮食市场供应链断裂的机会,通过加快向中东和非洲粮食市场提供粮食抢占市场,挤压本地农业生存空间形成相对垄断地位,并促使最终形成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粮食供给结构,控制中东和非洲地区粮食安全命脉,并服务于其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战略,达到粮食外交目的。欧美发达国家借此轮俄乌冲突引发的粮食危机在中东和非洲地区广泛开展农业投资,通过租赁或购买土地进行农业生产并将粮食出口获取利润,形成事实上的“新圈地运动”,进一步影响了相应国家的粮食独立自主和农业生产安全,影响了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供给保障能力建设和粮食价格稳定能力建设。

4 俄乌冲突下中东和非洲粮食安全问题的多维影响

俄乌冲突导致粮食安全恐慌上升到新高度,而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已经演变为关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次思考。俄乌冲突和粮食安全危机引起了中东和非洲内部的社会情绪、经济结构和政治力量的变化,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和贸易投资结构调整,俄乌冲突引爆的粮食危机已经超出传统的地域性发展危机,蔓延产生了全球性多维度的深刻影响。

4.1 对社会情绪、经济结构和政治力量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粮食危机对中东和非洲地区最突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3方面:其一,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危机极有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情绪的聚集爆发,目前抢购和囤积粮食已经成为中东和非洲地区大多数国家民众的日常生活,尽管埃及、土耳其等部分国家通过控制粮食购买量、补充市场供给量等手段缓解供

需矛盾,但大多数中东和非洲国家都陷入粮食断供的恐慌情绪中;其二,粮食危机或将导致中东和非洲地区经济结构加速调整,2020年以来全球性的粮食恐慌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俄乌冲突则将粮食危机进一步推向高点,中东和非洲地区多个国家加快调整农业产业政策,加大农业领域的产业投资和政策倾斜,同时强调资源开采和工业发展过程中加强土地、水源等农业资源的保护,提高第一产业在社会经济中的投资占比,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其三,俄乌冲突背景之下的粮食危机最终极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导致中东和非洲地区部分国家出现不同程度的政治变革和经济结构重构。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导致粮食资源能够直接影响地区政治和经济发展走向。除海湾能源国家和南非等非洲少数国家依靠自身的经济实力能够有效抵御全球粮食市场的剧烈波动,大多数国家都严重受困于全球粮食期现货价格的大幅上涨。在当前俄乌市场粮食供应链断裂的局势下,美国、澳大利亚等粮食出口大国快速抢占市场空缺并形成垄断供给,其控制力将进一步向相应市场的政治、军事等领域蔓延并形成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战略影响力。

4.2 加剧全球性粮食危机恐慌,促进全球粮食供应链系统韧性强化

一方面,中东和非洲地区作为全球饥饿人口最集中的地区,巨大的粮食消费缺口难以在短期内被有效填补,俄乌冲突或将导致区域性粮食供给结构失衡矛盾被进一步恶化,自俄乌市场的粮食购买力向国际市场转移导致全球粮食市场供给进一步趋紧,粮食价格全面上涨引发全球性的粮食恐慌。主要粮食出口国收紧出口规模,主要进口国家持续抢购囤积粮食以稳定市场供给(表2),导致了粮食价格上涨趋势持续。另一方面,俄乌冲突导致全球能源供给紧张,欧洲多国因俄罗斯切断能源出口渠道而面临断供,欧洲、南美洲、东南亚等多个地区的国家纷纷宣布扩大生物质能生产和消费规模以缓解能源紧张局面,形成了传统粮油消费外的粮食需求,对本就趋紧的国际粮食市场进一步造成巨大压力。值得关注的是,尽管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蔓延至全球粮食市场并引发全球性粮食恐慌,但经历过轮番的粮食危机考验,各国将进一步强化粮食安全治理,加强粮食市场供需双侧的结构优化,提升粮食安全稳定水平,全球粮食供应链韧性将明显增强。

表2 俄乌冲突以来部分国家的粮食及农用物资出口限制

Table 2 Export restrictions on food and agricultural materials in some countries since the Russian-Ukrainian conflict

国家/地区 Country/Region	执行时间 Execution time	限制措施 Restrictive measures
俄罗斯 Russia	2022-03-10	限制对欧亚经济联盟出口谷物和糖类作物,禁止向“对俄不友好国家”出口化肥
乌克兰 Ukraine	2022-03-08—2022-03-12	全面禁止燕麦、小米、荞麦、糖、盐、小麦、牛肉、化肥等物资出口
塞尔维亚 Serbia	2022-03-10	小麦、玉米、面粉、食用油等农产品禁止出口
埃及 Egypt	2022-03-10—2022-03-12	全面禁止扁豆、意大利面、小麦、面粉、蚕豆、植物油、玉米等农产品出口,并全面推进进口扩大和进口替代,寻找新的进口来源
白俄罗斯 Belarus	2022-03-12	禁止化肥出口
阿根廷 Argentina	2022-03-13	豆油和豆粕出口销售登记暂停
印度 India	2022-05-13—2022-06-01	小麦和食糖出口禁止和出口限制
哈萨克斯坦 Kazakhstan	2022-04-17	禁止小麦和面粉出口(出口配额已于2022年9月14日解除)
摩尔多瓦 Moldova、 科索沃 Kosovo	2022-06	禁止出口小麦、玉米和糖等,扩大粮食储备
土耳其 Turkey		执行小麦、面粉、部分食用油出口限制措施
黎巴嫩 Lebanon、 阿尔巴尼亚 Albania、 匈牙利 Hungary、 英国 the UK、 欧盟 the European Union、 伊拉克 Iraq、 美国 the USA		均执行了不同程度的粮食出口限制措施或粮食进口优惠措施,部分国家执行了粮食市场管制措施,打压粮食投机倒把等行为,把控粮食市场稳定性

注:资料根据公开报道整理。

Note: Data are sorted based on public reports.

4.3 全球农业贸易及跨国投资格局多元化转变加速

俄乌冲突引发粮食安全危机并引起粮食安全治理的全球性思考,不同国家和企业主体基于自身实际加快构建粮食安全体系,农业贸易和农业跨国投资多元化加速发展趋势愈加明显,全球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面临新的结构性调整。

首先,俄乌冲突之后全球农业贸易的多元化进程加速,农业进出口贸易多元化成为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的思路。过去受地缘政治、合作伙伴压力、贸易成本等因素限制,全球农业贸易链条长期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例如中东和非洲地区受地理位置近、运输成本低、排他性贸易条件、粮食消费结构等诸多因素影响,粮食进口就主要依赖于俄乌市场,粮食进口多元化渠道建设进展缓慢,甚至大部分非洲国家在俄乌冲突爆发前仍未就粮食进口多元化进行部署。俄乌冲突近乎切断了乌克兰市场与中东

和非洲地区的粮食供应链,限制了俄罗斯市场与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供应能力,此举直接导致了中东和非洲地区加速拓展粮食进口渠道和寻找替代性粮食供给保障,目前中东和非洲地区国家都在积极开辟新的粮食进口渠道。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其他的主要粮食进口国受中东和非洲地区当前境地的影响,也都在开展粮食进口渠道多元化、粮食进口品类多元化、强化和补充粮食供应链的工作,加快构建更加安全稳定的粮食供应链,推动了全球范围内农业贸易多元化发展进程。

其次,俄乌冲突推动农业跨国投资多元化进程加速。在全球性粮食危机的冲击下,通过开展农业领域对外投资以利用海外农业资源、巩固粮食供给渠道的思路被广泛认可。俄乌冲突局势之下“人少地多”型国家和“人地平衡”型国家尚可通过对国内农业资源的充分开发来实现充分或相对稳定的粮食

供给保障,而“人多地少”型国家和部分农业资源丰富但农业生产水平落后的国家则难以在短期内通过自身发展实现粮食独立自主。在此背景下,资本实力雄厚、农业生产水平领先的国家积极探索海外市场,尤其是土地资源充沛而农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获得国际资本的特殊青睐。目前国际社会在非洲地区主要采取购买或租赁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并用作农业生产,具体而言,在非洲及更广阔的地区进行农业投资的主体主要分为以政府和国有企业为主的国家投资力量、以及以大型跨国企业为主的私营企业力量两大类。此轮粮食危机将进一步促进农业国际资本加速涌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及全球类似地区,通过国际市场投资屯田进一步掌控全球粮食供给市场和巩固国内市场粮食安全,例如美国、英国、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在刚果(金)、苏丹、赞比亚、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进行土地投资,主要用作种植包括经济作物、粮食作物、生物质能源原料、橡胶等在内的农作物和饲养牲畜,产成品主要输往相应投资国家或销往国际市场;而具体投资则通过购买、租赁、主权基金合作、粮食援助附加投资、政治军事援助附加投资等多种形式展开,呈现出投资主体、投资渠道和投资模式多元化等新的发展特征。

5 中东和非洲地区粮食安全危机的治理路径

中东和非洲地区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方式主要有以下4类,第一类是以海湾国家、埃及等依托能源出口创汇保障粮食进口供给,这一类国家主要集中于中东和北非能源储备丰富的地区,此次俄乌冲突同时推高了能源和粮食价格,因此这一类国家能够通过能源价格上涨缓解粮食价格上涨压力,但寻找替代性粮食进口渠道成为当前新的压力,南亚、东南亚、大洋洲国家和美洲国家是其粮食进口多元化的重要渠道;第二类主要是凭借粗放型资源出口创汇换取有限的粮食或依靠国际援助解决部分粮食问题,这一类国家主要集中在非洲地区,大多数都存在人均耕地面积少、灌溉水资源不足、农业生产水平低、政治局势混乱等现象,俄乌冲突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粮食安全危机;第三类是土耳其、以色列等以科技创新为支撑形成现代化农业体系,因对资金投入需求量和产业政策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政治局势和农业发展环境的稳定性等相关产业环境要求较高,这

一类国家在中东和非洲地区极为少见,尽管技术创新推动农业高水平发展,但整体仍未能完全解决粮食自给问题;第四类则是以南非等依托自身农业资源优势 and 相对多样的主食结构实现粮食自给,以及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等依托国外技术支持实现粮食自给,这一类国家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大面积的可耕作土地、相对充沛均匀的降水和适宜的气候、相对稳定的政治局势等资源和环境优势是其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目前绝大多数中东和非洲国家都不同程度依靠资源出口或国际援助来全部或大部分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但整体抗风险能力极弱,因此寻找符合地区发展实际的治理路径来解决区域粮食安全问题迫在眉睫。

5.1 提高农业综合竞争力,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

粮食供给层面的保障能力不足是造成抗风险能力弱的关键原因,具体体现在生产能力不足和收储能力欠缺两个方面。因此,一方面要增强国内粮食生产能力,提高粮食自给能力。中东和北非地区能源大国可借鉴以色列、土耳其等国家的成功经验,发挥政治局势相对稳定、财政资金充沛等优势大力开展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产业现代化建设。依托滴灌农业、节水农业、立体农业等成熟的现代农业技术,提升地区农业生产能力,增强本国粮食自给能力,促进本国有限的耕地资源效用最大化。撒哈拉以南农业资源禀赋优势明显的国家可通过开展国际合作开发本国农业资源,发挥耕地资源、灌溉水资源、牧场资源等优势条件,借助国际资本和技术力量,引进先进的生产经营模式和优质的种质、化肥和农药等生产资源,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将农业资源禀赋优势充分释放。其他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政治局势动荡、农业生产资源优势不足的地区则要重视将农业领域的投入,加大矿产资源开采和其他产业发展对农业的反哺输出,执政当局宜将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作为巩固政治地位的重要内容。

另一方面,夯实粮食收储保供能力,提升风险缓冲能力,搭建渠道可控、规模可观、质量有保障的粮食储备体系。俄乌冲突率先引爆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恐慌情绪,其关键原因之一是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储备不足,尤其是非洲地区部分国家国内粮食面临断供和供给严重不足的局面。因此,增强粮食收储能力,提高国内粮食市场抗冲击和抗风险能力是解决地区粮食安全问题的的重要途径。一是需要建立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机制或与权威机构合作形成

市场监测预警体系,关注国内外粮食市场供需及价格变动,尤其是针对进口规模大,市场变动对国内粮食安全影响剧烈的品种进行监测,根据国内人口规模、消费结构、市场价格、财政支出能力和市场供给水平等因素制定合理的粮食储备规模,保障粮食收储工作的稳定有序。二是需要加强粮食储备基地建设,目前中东和非洲地区仍有相当一部分国家没有安全的粮食储备场所,缺乏完善的粮食储备管理体系,难以有效开展粮食收储工作,造成了粮食储备能力缺失和储备粮食浪费的现象,因此加强粮食储备基础条件建设和粮食储备管理体系建设至关重要。三是提升海外市场粮食储备能力,主要是通过海外粮食企业投资、海外农田租赁(购买)等多种形式的经营、海外采购渠道建设等措施,提高粮食市场稳定供给能力,目前沙特阿拉伯、以色列等少数中东和非洲国家通过开展海外农业投资和海外市场收购等工作,增强海外市场供给能力,缓解粮食短缺压力。

5.2 拓展多元化农业对外合作,充分借助外部力量提升区域农业发展水平

长期以来中东和非洲地区高度依赖俄乌粮食市场,而俄乌两国也将粮食出口作为重要的国际合作项目,加之俄乌两国的粮食品种、粮食供给规模、运输距离和运输成本等都具有特殊优势,因此建立了长期稳定的粮食贸易合作关系,这限制了中东和非洲地区进口渠道多元化和农业国际合作多元化的积极性。此轮粮食安全危机为中东和非洲地区敲响了警钟,积极推动多元化的国际合作成为有效缓解俄乌断供压力的重要途径,一方面要积极拓展国际进口渠道,快速弥补短期内的粮食空缺,稳定社会恐慌情绪;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入国际资本和技术,借助国际组织和平台力量推动国内农业生产、粮食储备等技术更新,为提升中长期的粮食自给能力和增强突发性事件应对能力谋划。当然,引入国际资本和技术是一把双刃剑,能形成产业发展推力的同时,也会造成区域内资源流失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回顾中东和非洲地区发展历史不难看出,除极少数国家和国际组织以人道主义援助或承接项目的形式为中东和非洲地区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实质性贡献,大部分的国际资本仍主要以相对简单的资源获取和资源利用为目的进行投资。因此,中东和非洲地区借助外部力量发展农业需要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加快构建相对完善的国际资本入境投资规章制度体系,以适度的资源开放换取产业基础建设、产业配套服务建

设、产业人才培养等符合长期发展利益的建设项目,并逐步由资源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具体而言,一方面,促进合作模式多元化发展,中东和非洲地区国家需强化产业发展体系,在将国内农业市场和生产资源向国际资本开放的同时,尝试通过BOT、PPP等模式促进区域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引入农业生产领域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借助外部力量促进农田水利、农业机械化等发展,培养本土农业技术人才;强化可持续开发和永续开发监管,通过政策调节和国际合作协议条款控制本土生产粮食外销比例,避免简单的土地出售或土地租赁合作模式造成的资源浪费和产成品外流,确保国内粮食市场的有效供给。另一方面,要重视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促进合作质量逐步提升,分阶段分批次推进农业基础建设和农业产业发展,避免低质量重复性建设和资源浪费。要推动粗加工出口向深加工或产成品出口转变,提高资源出口附加值,促进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增强出口创汇能力,进而为解决粮食安全提供技术、资金和人才支持,带动国内产业体系建设和劳动力水平提升。

5.3 发挥区域性合作组织促进作用,提升区域粮食安全治理的协调能力

联合国粮农组织、WTO等国际组织在推动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2022年6月WTO部长级宣言就应对粮食危机达成共识,对于解决全球粮食安全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中东和非洲地区粮食安全治理的整体规划和具体实施仍需要国际组织及各国政府和企业自身来共同推动,尤其要发挥区域组织在文化认同、现实情况相似性等方面的优势,增强区域组织的内部协调能力,推动区域粮食安全协同治理。例如阿拉伯国家联盟、非洲联盟等区域性政治经济合作组织具有较强的区域号召和协调能力,内部成员在政治互信、经济互助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区域内粮食安全现状情况相似,因此发挥类似区域性合作组织的调度作用,增强国际市场农业合作和粮食安全治理规则建设的话语权。同时,联合国、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性合作组织需发挥总体协调作用,促进中东和非洲地区内部各合作组织之间的交流合作,增强区域的粮食安全综合治理能力。此外,还必须高度重视控制区域人口增速与提升人口质量相结合的人口综合治理,人口增长失控和人口质量整体偏低导致环境承载能力持续下滑,同时

诱发水土流失、水资源污染和生态环境毁灭性破坏等一系列发展难题,最终导致农业生态环境难以满足超负荷人口的粮食需求。因此一方面要积极采取措施控制爆发式增长的人口规模,提高人均可耕地资源占比,通过推广节育措施、加大计划生育执行力度等措施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受宗教因素、传统文化习俗、教育水平和医疗卫生水平等因素限制,该措施实际执行必然面临重重困难,但各国政府必须要秉持“久久为功”的理念,依托国内及国际援助力量共同努力来达到控制人口增速的预期目标。另一方面,要下功夫提高人口质量,通过加大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建设,开展普及式教育提高民众文化水平,完善医疗体系增强民众身体素质以提升农业生产劳动力质量,文化教育水平和身体素质的提升将对控制人口增速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当然人口质量的提升并非一时之功,需要有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完善政策支撑。

总之,尽管俄乌冲突将全球粮食安全危机推向新高点,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的诱因并不唯一,粮食安全治理是一项系统性极强、工程量极大、复杂程度极高的长期性工作,也不仅仅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人类社会稳定和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一国一域的努力难以彻底扭转局势,需要全人类携手共同推进解决中东和非洲地区,以及全球范围内的粮食安全问题。因此,既要中东和非洲地区自身为解决生存危机而不懈努力,也需要有国际社会对中东和非洲地区粮食安全问题的持续关注和支持,要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切实履行相关责任和义务,推动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ited Nations.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B/OL]. (2022-09-12).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5/291/88/PDF/N1529188.pdf?OpenElement>
- [2] 易小淮,李晓,盛斌,杨宏伟,曹宝明,徐坡岭. 俄乌冲突对国际经贸格局的影响[J]. 国际经济评论, 2022(3): 9-37, 4
Yi X Z, Li X, Sheng B, Yang H W, Cao B M, Xu P L. Impact of Russia-Ukraine conflict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landscape[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022(3): 9-37, 4 (in Chinese)
- [3] 倪峰,达巍,冯仲平,张健,庞大鹏,李勇慧,鲁传颖. 俄乌冲突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J]. 国际经济评论, 2022(3): 38-67, 4-5
Ni F, Da W, Feng Z P, Zhang J, Pang D P, Li Y H, Lu C Y. Impact of Russia-Ukraine conflict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landscape[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022(3): 38-67, 4-5 (in Chinese)
- [4] 吴纯思. 俄乌冲突对国际核军控和裁军的影响[J]. 国际展望, 2022, 14(3): 22-37, 156-157
Wu C S. Impacts of Russia-Ukraine conflict on international nuclear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J]. *Global Review*, 2022, 14(3): 22-37, 156-157 (in Chinese)
- [5]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he state of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the world 2021[EB/OL]. (2022-09-12). <https://doi.org/10.4060/cb4474en>
- [6] 司文,郑仪,梁建武. 俄乌冲突对全球粮食安全的影响[J]. 现代国际关系, 2022(5): 10-19, 59
Si W, Zheng Y, Liang J W. Impact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on global food security[J].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22(5): 10-19, 59 (in Chinese)
- [7] 张红宇. 牢牢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J]. 农业经济问题, 2021(1): 14-18
Zhang H Y. Holding the initiative on food security firmly[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1(1): 14-18 (in Chinese)
- [8] 韩杨. 中国粮食安全战略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J]. 改革, 2022(1): 43-56
Han Y. Theoretical logic, histor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of China's food security strategy[J]. *Reform*, 2022(1): 43-56 (in Chinese)
- [9] Unnevehr L J. Addressing food safety challenges in rapidly developing food systems[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22, 53(4): 529-539
- [10] 王明利,鄢朝辉. 俄乌冲突对世界及我国食物安全的影响与应对策略[J]. 经济纵横, 2022(7): 97-106, 2
Wang M L, Yan Z H. The impact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on food security in the world and China and China's countermeasures[J].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2022(7): 97-106, 2 (in Chinese)
- [11] 韩冬,钟钰. 俄乌冲突对全球粮食市场的影响及中国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响应[J]. 俄罗斯研究, 2022(3): 55-80
Han D, Zhong Y.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global politic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China[J]. *Russian Studies*, 2022(3): 55-80 (in Chinese)
- [12] 张帅. 民生为先:当代中东粮食安全问题及其治理[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21(5): 149-172
Zhang S. People's livelihood first: Food security in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 and its governance[J]. *Forum of World Economics & Politics*, 2021(5): 149-172 (in Chinese)
- [13] 张帅. 中国对非粮食安全合作:理念、模式与前景[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1(6): 158-166
Zhang S. China's food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Africa: Concepts, models, and prospects [J]. *Contemporary World and Socialism*, 2021(6): 158-166 (in Chinese)
- [14] Hoffmann S, Ashton L, Ahn J W. Food safety: A policy history and introduction to avenues for economic research[J]. *Applied Economic Perspectives and Policy*, 2021, 43(2): 680-700
- [15] 高延雷,王志刚. 城镇化是否带来了耕地压力的增加: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 中国农村经济, 2020(9): 65-85

- Gao T L, Wang Z G. Does urbanization increase the pressure of cultivated land: Evidence based on interprovincial Panel Data in China[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0(9): 65-85 (in Chinese)
- [16] Iwunze Q E, Chikwere P. Rural-Urban migration of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African studies over a decade[J]. *All Nations University Journal of Applied Thought*, 2021, 8(2): 85-94
- [17] 温铁军, 计哈, 高俊. 粮食金融化与粮食安全[J]. 理论探讨, 2014(5): 82-87
Wen T J, Ji H, Gao J. Food financialization and food security[J].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2014(5): 82-87 (in Chinese)
- [18] 白雪冰, 王萍, 周应恒. 俄乌冲突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J]. 俄罗斯研究, 2022(4): 127-150
Bai X B, Wang P, Zhou Y H. The influence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on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 and China's response[J]. *Russian Studies*, 2022(4): 127-150 (in Chinese)
- [19] Kalimullina M, Orlov M S. Islamic finance and food commodity trading: Is there a chance to hedge against price volatility and enhance food security[J]. *Heliyon*, 2020, 6(11): e05355
- [20] 安春英.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非粮食安全合作: 战略对接与路径选择[J].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17(2): 93-105
An C Y. Food security in Africa and its cooperative approaches with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J]. *Asia-Pacific Security and Maritime Affairs*, 2017(2): 93-105 (in Chinese)
- [21] Muhialdin B J, Filimonau V, Qasem J M, Hussein A. Traditional foodstuffs and household food security in a time of crisis[J]. *Appetite*, 2021, 165: 105298
- [22] 李先德. 非洲农业农村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政策取向[J]. 农业展望, 2020, 16(1): 12-18, 46
Li X D. Status quo, problems and policy orienta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Africa[J]. *Agricultural Outlook*, 2020, 16(1): 12-18, 46 (in Chinese)
- [23] Dasgupta S, Robinson E J Z. Food insecurity, safety nets, and coping strategie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Multi-country evidence from Sub-Saharan Afric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1, 18(19): 9997
- [24]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futur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Trends and challenges[EB/OL]. (2022-09-12). <http://www.fao.org/3/a-i6583e.pdf>
- [25] Subramaniam Y, Masron T A, Azman N H N. Biofuels,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food security: A review of 51 countries[J]. *Energy Research & Social Science*, 2020, 68: 101549
- [26] 张帅. 中国与苏丹农业合作的现状与前景[J].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22(1): 19-37, 157-158
Zhang S.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 of Sino-Sudanese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J]. *Arab World Studies*, 2022(1): 19-37, 157-158 (in Chinese)
- [27] 樊慧丽, 付文阁. 畜牧产业结构变动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分析[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0, 41(11): 91-102
Fan H L, Fu W G.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livestock industry structure change on China's food security[J].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20, 41(11): 91-102 (in Chinese)
- [28] 徐振伟. 世界粮食危机与中东北非动荡: 以埃及为例[J].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54(6): 169-177
Xu Z W. World food crisis and turbulence in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With Egypt as an example[J]. *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4, 54(6): 169-177 (in Chinese)
- [29] 陈宗德. 增强危机意识加快农业发展: 当前粮食危机给非洲的重要提示[J]. 西亚非洲, 2009(1): 12-15, 79
Chen Z D. Enhancing the crisis awareness and promoting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to Africa from the current food crisis[J]. *West Asia and Africa*, 2009(1): 12-15, 79 (in Chinese)
- [30] 张永宏, 胡立耘. 美欧粮食援助政策对非洲粮食安全的影响[J]. 世界农业, 2010(2): 8-12
Zhang Y H, Hu L Y. The impact of US and European food aid policies on African food security[J]. *World Agriculture*, 2010(2): 8-12 (in Chinese)
- [31] 徐振伟, 张力文. 非洲“新圈地运动”及中国的态度和策略[J]. 理论视野, 2017(1): 75-79
Xu Z W, Zhang L W. The “New Enclosure Movement” in Africa and China's attitude and strategy[J]. *Theoretical Horizon*, 2017(1): 75-79 (in Chinese)
- [32] 徐振伟, 朱增勇. 非洲的新圈地运动及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启示[J]. 教学与研究, 2018(5): 74-83
Xu Z W, Zhu Z Y. African New Enclosure Movement and its inspirations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f China[J].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18(5): 74-83 (in Chinese)
- [33] 于宏源, 李坤海. 粮食安全的全球治理与中国参与[J]. 国际政治研究, 2021, 42(6): 83-103, 7
Yu H Y, Li K H. Global food security governance and China's participation[J].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21, 42(6): 83-103, 7 (in Chinese)
- [34] 钱煜昊, 罗乐添. 粮食安全、逆全球化与“走出去”战略: 中国粮食产业的全球化布局策略研究[J]. 农村经济, 2021(8): 7-17
Qian Y H, Luo L T. Food security, de-globalization and “going out” strategy[J]. *Rural Economy*, 2021(8): 7-17 (in Chinese)
- [35] 唐丽霞, 赵文杰, 李小云. 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非农业合作的新发展与新挑战[J]. 西亚非洲, 2020(5): 3-20
Tang L X, Zhao W J, Li X Y. New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 for China-Africa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under the focus framework[J]. *West Asia and Africa*, 2020(5): 3-20 (in Chinese)
- [36] 李小云, 李嘉毓, 徐进. 非洲农业: 全球化语境下的困境与前景[J]. 国际经济评论, 2020(5): 61-75, 5-6
Li X Y, Li J Y, Xu J. Agriculture in Africa: Dilemma and prospect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020(5): 61-75, 5-6 (in Chinese)
- [37] 张梦颖. 俄乌冲突背景下非洲粮食安全的困境[J]. 西亚非洲, 2022(4): 51-66, 157
Zhang M Y. Africa's food security dilemma in the context of Russia-Ukraine conflict[J]. *West Asia and Africa*, 2022(4): 51-66, 157 (in Chinese)